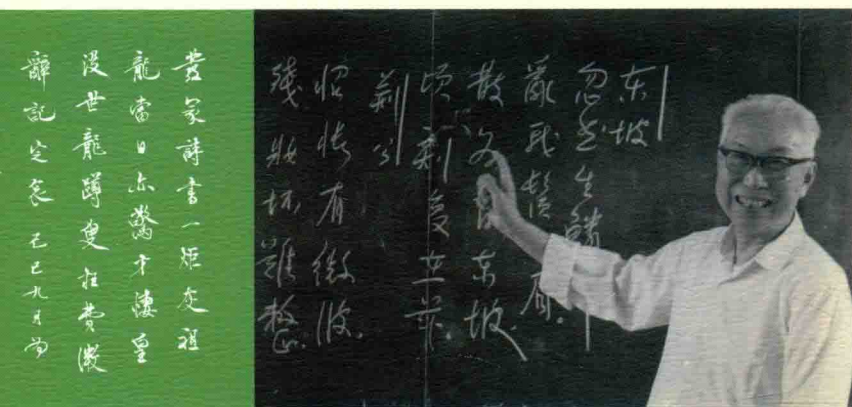


博雅人文

桑榆忆往

程千帆 述
张伯伟 编



昔家詩書一炬交
龍雷日亦驚才讓
沒世龍蹲更壯
辭就定矣 己巳九月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桑榆忆往

程千帆 述
张伯伟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桑榆忆往/程千帆述;张伯伟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9
(博雅人文)

ISBN 978-7-301-26014-2

I. ①桑… II. ①程… ②张… III. ①程千帆—回忆录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7128 号

书 名	桑榆忆往
著作责任者	程千帆 述 张伯伟 编
责任编辑	张文礼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301-26014-2
出版发行	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网 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电子信箱	pkuswsz@126.com
电 话	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
印 刷 者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者	新华书店
	880 毫米 × 1240 毫米 A5 开本 11.375 印张 297 千字
	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8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,电话:010-62756370

题 记

本书以程千帆先生晚年回忆录为主干，取名《桑榆忆往》。全书由四部分构成：

程先生生于一九一三年，亲历了二十世纪的许多动荡岁月，其不平坦的一生，正应了庄子所谓“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”。坎坷的经历可以成就一诗人，却往往难以成就一学者，“文章憎命达”所表达的无非是“诗穷而后工”。因此，当我们面对其损失了十八年黄金岁月，从八十年代以来完成的二十多种著作时，又如何能不兴悲欣交并之情？读书诵诗，知人论世。述“劳生志略”。

三四十年的南京和四川，聚集了不少大师宿儒，程先生或从之问学，或与之共事，名德重望，耳濡目染。昔司马越有云：“讽味遗言，不如亲承音旨。”程先生将其闻见录而为文，正可使后学“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”。述“音旨偶闻”。

“白头想见江南”的程先生，在晚年再度移砚南京，开始了其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。既有其等身著作的次第问世，更有一批弟子在学术界的崭露头角。学生对老师的教导，信受奉行，珍同拱璧，一如子张退而“书诸绅”。兹辑录成帙，以飨同好。述“书绅杂录”。

对程先生的学术，今人多有评论。本辑选录了八篇，其中三篇出于门弟子之笔。先生每以蕲春黄君之语勉励诸生：“学业既成，师弟即是朋友。”弟子虽不敢以友朋自视，而先生辄恒以成为友朋相勖。今汇集为一，以志努力方向。述“友朋评议”。

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

受业张伯伟谨记

目 次

题 记 张伯伟 / 001

劳生志略 程千帆口述 张伯伟整理 / 001

- 一 引子 / 003
- 二 家世及早年求学历 / 006
- 三 接受现代教育 / 010
- 四 四川和武汉 / 020
- 五 反右运动与“文革” / 039
- 六 晚年生活 / 046
- 七 我的著作 / 053

音旨偶闻 程千帆 / 075

- 一 忆刘永济先生 / 077
- 二 黄季刚老师逸事 / 095
- 三 我与黄季刚先生 / 111
- 四 《汪辟疆文集》后记 / 120
- 五 《珍庐诗稿》序 / 128

- 六 友杏庵遗集跋 / 129
- 七 吴白匊先生诗词集序 / 130
- 八 赵少咸先生遗著序 / 132
- 九 圭翁杂忆 / 134
- 十 王闿运与袁世凯 / 137
- 十一 读《鬲戏斋诗》杂记 / 139
- 十二 琐记汉寿易氏与寒家世谊 / 141

书绅杂录 张伯伟编 / 145

- 一 书绅录 蒋寅 巩本栋 张伯伟记 / 147
- 二 闲堂师语 程章灿记 / 180
- 三 打好基础，拓宽视野
——与硕士生的一次谈话 张宏生整理 / 185
- 四 敬业·乐群·勤奋·谦虚
——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谈话 巩本栋整理 / 194
- 五 老学者的心声
——程千帆先生访谈录 程章灿整理 / 204
- 六 两点论
——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 张春晓整理 / 227
- 七 贵在创新
——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 巩本栋记 / 237

友朋评议 张伯伟编 / 249

- 一 文学发凡序 殷孟伦 / 251
- 二 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 周勳初 / 253
- 三 千帆诗学一斑 舒 芜 / 274
- 四 评程千帆、吴新雷先生的《两宋文学史》
——兼谈文学史编写的若干问题 赵昌平 / 283
- 五 程千帆教授学术之品格
——《程千帆选集》评介 蒋 寅 / 304
- 六 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 莫砺锋 / 313
- 七 校讎学重建的奠基之作
——评程千帆、徐有富《校讎广义》 陶 敏 / 326
- 八 “行道救世，保存国粹”
——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遗产 张伯伟 / 334

劳生志略

——
程千帆口述

张伯伟整理

一 引子

有许多东西在过去来说，因为没有这些录音设备，过去也就过去了。比如李龟年的歌唱，公孙大娘的舞蹈，曾经令杜甫那样惊叹；珠帘秀这样的伶人，关汉卿这样的大艺术家，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描写记录，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们的原貌了。科学的发展使许多事情成为可能，至少谭鑫培这一代艺人的京戏我们已经听到了，也看到了，这应该说是老天爷的厚道吧。但是对于学人来说，有的人记忆力很强，所以能叙述得很有条理，我觉得胡适就有这个本事；冯友兰《三松堂自序》的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，比如说闻一多跟他开玩笑：贤者咸也，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。模仿《易经》上的话，他都记得。我恐怕缺乏这样非常有连续性回忆的能力。口述的历史只是因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它才成为可能，当它被人们掌握后无疑会变成史学的一个分支，而且还会壮大起来，所以口述史学是重要的。我最早看过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，他原来是一个海军世家，他的爸爸和伯父都是海军的或海军史的专家，所以他的回忆录写得非常丰满，八大本，好像是商务印书馆翻译过来的。而像饶宗颐的就写得比较简单或比较概括，他偏重他的汉学，同海外汉学的接触这一方面写得比较多。至于我个人

来说，总的来讲是很简单。所以学生访问时，我说我是很简单的人，我的生平也很简单，除了晚年闯了一场祸，过了十八年不由自主的生活以外，其余都太简单了。如果要把我的一生划成几个段落的话，也只能根据我生活的自然段落：先是很小的时候读书那一段，能够记忆的已经很少了。后来就到了南京，到大学毕业又是一段，跟着一些有学问的老师念书。这个我现在能回想起来，但具体的事实都不是很多。再后来就是抗战到胜利，我走上大学教书的岗位。然后就是解放以后这一段，就是运动。最后是到南京这一段。

我这一生逢到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没有沉沦下去。这个原因，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一些，就是对传统文化，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。我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，也是要用传统文化来加以衡量，也就是“批判地接受”。我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极端地反感，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事情，真让人连哭都没法哭。你看赵少咸先生搞那个《广韵疏证》，六七十岁的人了，红卫兵把他抄了多少遍的稿子，摆在他床面前烧了。我接到殷孟伦先生这样的信，简直连哭都没法子哭。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来，如果说这个文化中没有一种真正合理的内核，她为什么亡国多少次又站起来？从小的方面说，我是感觉到我个人总可以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，你们让我这样下去，我不服。所以这是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理解，也是对个人的自信。沈祖棻出了车祸以后，程丽则陪我在家住了三个月。她是工人，工厂里对他们很好，比武汉大学好多了，没有催她。后来他们厂长自己来看她一次，我就心里有数了，让张威克先去，再过了一阵，程丽则也去上班了。他们上了班，第二天我就开始整理沈祖棻的诗稿，我就觉得她的东西是有价值的。我一辈子对不起沈祖棻，因为她是一个应该过得好一点、舒服一点的人，可是我让她过得很苦，稍微好一点

又出了车祸。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为对她的忏悔。大概你也晓得，我希望早早的硕士论文写她外婆的传记或写她的作品分析，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表示忏悔。我后来同陶芸结婚，她最了解我对沈祖棻的感情。她一点都不嫉妒，是个好女人，很不容易。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，至少还是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赶回来，主要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小一点的理由，那就是对传统的珍惜，很强烈的感情；再就是我的个性，说到底我就是不服。长期以来，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压在心里，所以别人让我写回忆录，我尽量地不写。这次是一个机会，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。哪怕很软弱，但是又很坚强。这个传统从古代，《春秋左传》《战国策》中记载的故事，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、黄宗羲，一直到辛亥革命，没有断过。

二 家世及早年求学经历

我原名逢会，改名会昌，字伯昊，四十以后，别号闲堂。千帆是我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，后来就通用此名。祖籍是湖南宁乡，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（现改属望城县），但上代已迁居长沙。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（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）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。

我的家境比较贫寒，没有多少物质财富，但却有一个非常丰厚的文学传统：我的曾祖父霖寿，字雨苍，有《湖天晓角词》；伯祖父颂藩，字伯翰，有《伯翰先生遗集》；叔祖父颂万，字子大，有《十发居士全集》；父亲名康，字穆庵，有《顾庐诗钞》。先父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，专攻宋诗，尤精后山。母亲姓车，名诗，字慕蕴，江西南昌人；外祖父名赓，字伯夔，侨居湖南，以书法知名当时。诗是我的家学，我幼承庭训，十二三岁即通声律，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，呈请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。叔祖的批语有“诗笔清丽，自由天授”之语，外祖的批语是“有芊绵之思，可与学诗”。这些过情的鼓励对我后来致力诗学，当然有很大影响。

我三岁时，母亲就去世了，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外家度过的。1923



程千帆与父母的合影，照片上的千帆约一岁

年左右，因为军阀混战，在长沙不易谋生，我家迁居湖北武昌，我也回到自己的家里。在武昌的五年中，我曾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属小学和汉口振华中学，但大部分时间是随堂伯父君硕先生学习的，他是我在古代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。在一九二八年秋天以前，我的知识主要来自私塾。伯父名士经，是子大叔祖的长子，自幼才华出众，以早慧知名，十多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《曼殊沙馆初集》。但这也是他唯一的文学结集。他的才华如同在那个社会的多数文士一样，被困厄的生活压折了。

他那时流寓汉口，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“有恒斋”的私塾，招收了十名左右十二三岁到二十岁的少年，教读自给。二十年代，即使在

汉口这样的大都市，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，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的人家也不多，所以私塾也还不少。这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里，先在汉口模范区葛吉里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。

有恒斋的主要特点是起点非常高。我们从来不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龙文鞭影》《幼学琼林》，我们连《古文观止》《唐诗三百首》也不读，因为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。我们不读《纲鉴易知录》，而是一上来就读《通鉴》。按照君硕先生的设想，他几乎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知识都教给我们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学过的主要经典著作有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礼记》《文选》《古文辞类纂》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《资治通鉴》，其中除《礼记》《文选》外，都是通读的。所以我的文言基础比较扎实。

注意写作训练是有恒斋的另一个特点（当然全是用文言文）。每天一定要写日记，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、读书心得。这既练习了文笔，又锻炼了恒心。当然是十分有益的。记得这些日记我在大学时还保存着，曾经将有关《礼记》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过。汪辟疆老师看到了，还曾夸奖说：今天学生肯治经的不多。我可没有敢对老师说，这是从读私塾时的日记中摘抄的。除了日记以外，每周还要作文一篇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。伯父改得可仔细，坏的墨杠，好的浓圈，赏罚分明，我们也就不敢随随便便。记得在一篇游记中有“隔江灯火，下垆牛羊”之句，又云：“烟波荡我心胸，晨昏异其观感。”他老人家高兴地说：也难为你了。我在最近把《闲堂诗文合钞》印了几百份，分寄给各地的朋友。我发现许多朋友非常欣赏我的文言文，为什么道理呢？他们基本上都做不来了，即使年龄和我差不多，但当年北方的学校就不做文言文。倒过来看，觉得你能做几句就还不错。

君硕先生的讲授是文辞义理并重，所以选授《礼记》时，《曲

礼》《少仪》《内则》以及有关丧服诸篇说得很详细，对于《礼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篇尤为重视。这对我一辈子做人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君硕先生虽然很贫困，但仍有些藏书。他常常指点我们在正课之外读些书，我也因此泛览了许多书籍。我从《日知录》初识考据门径，从《近思录》《呻吟语》《松阳讲义》初识理学面目，从《小仓山房尺牍》略知应酬文字写法。

写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，这包含两个内容：一个是正确，即不准写错字、别字（包括碑帖上的异体）。这和今天要求的汉字规范化颇为相同。另一个是优美，即要把字写得好看。这就要读帖和临帖。我常用的帖，小字是《洛神赋》《灵飞经》，大字隶书是《张迁碑》《曹全碑》，楷书是颜真卿《颜氏家庙碑》《颜勤礼碑》，褚遂良《倪宽赞》《圣教序》，欧阳询《醴泉铭》等。但没有学过篆书和草书。总之，要求能知能行，写、作俱佳，也包括在君硕先生的教学目的之内。我后来在成都，那时已经是副教授了，为了锻炼自己的恒心，还用打好格子的纸抄写文章，最好的成绩是抄了七千字，没有一个错字。

说实在的，当日读这些书，许多地方没有懂，其中部分至今茫然。但懂了的，逐渐成为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在国学上打了一些底子了，这使我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文言文文的能力。对于后来我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，这是很有好处的。我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前，学习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度过的。